春秋屬辭辨例編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一目錄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一　　錢唐張應昌學

○書取總論　易辭辨　不用師徒辨　內諱滅書取辨

力得之曰取不當取也雖復取本邑無異辭不予其專奪也左氏曰書取言易也穀梁亦曰取易辭也按取者收奪之名何關難易假令取之難而得之將如何書又云克邑不用師徒曰取經文云伐何得云不用師徒蓋不論難易亦不論以師威逼或招收而得之一切稱取取之非正皆爲力得春秋之義在辨其得之邪正而已陸淳纂例引趙匡

取者言非其有而恃力兼并之也張洽集注隱四年

取國曰滅有宗廟君長焉毀其宗廟纍其君長故謂之滅取邑曰取攘其地以有之其爲國者自存也故謂之取葉夢得春秋考

左氏例用大師曰滅不用大師曰取按衞侯滅邢因禮至昆弟殺其守臣而取之可謂易矣何以不書取邢公以楚師伐齊取穀以魯之

衆又加以楚而公親將可謂用大師矣何以不書滅邪劉敞權衡僖三年左氏以爲易辭如宋取長葛連兵經年何易之有胡傳說取字悉虜而俘之曰取取師于雍邱于盂是也取者得非其有之稱取郜鼎之類是也取者收奪之名取牟婁長葛之類是也義俱相通李廉會通凡書取有恃兵力攻得而有之者有因其微弱掩其無備掠得而有之者有以威脅或不義得而有之者而皆云取者著其本非已有也言伐言取罪其取者不罪其見取者著其力不足也直云取者著其無備而見取交惡之也取郜大鼎於宋則貪賂而縱罪取濟西田則齊以戰敗而賂我齊人取濟西田則我篡立而賂齊取邾田自漷水則脅執其君我取其田此所謂以威脅不義得而有之賂我而言取專罪我也不言宋人來歸郜大鼎而云取郜大鼎于宋者專惡宋也賂齊而言齊取專惡齊也不言歸濟西田于齊執其君而取其田惡又甚矣又公在乾侯取闞闞魯邑也書

曰取者見國內皆叛公不能有之則昭公之為君可知矣臣子之惡又可見矣又齊侯取鄆齊為公取也齊居方伯之職承霸者之後有甥舅之親不能討季氏反昭公顧為是瑣瑣長賊臣竊國之權殿方伯救患之義書曰齊侯取鄆觀其文若無故取邑然惡之也三傳以取為易辭夫公敗宋師而後取郜宋圍長葛而後取易乎凡直言取不言伐者謂之易辭可也（取鄆取邿之類）不可通以為例也左氏又曰不用師徒曰取經文云伐何得謂不用師徒特取濟西田取邾田自漷水齊人取濟西田此三者皆齊賂我或我賂齊或人執其君使我得有其地可謂不用師徒爾不可以凡言也三家之說俱未盡其旨（蕭楚許翰）取國為附庸曰取如內取郜取根牟皆是而乃云內書取為諱滅外書取為滅之易是滅與取無定詁并凡書滅者可易言取矣豈春秋筆哉竊約其旨詁之絕其祀曰滅徙其君曰遷服其叛曰降不有其

國曰入取爲附庸曰取皆指國言也取爲已邑亦曰取不有其邑亦曰入徙其民而披其地亦曰遷皆指邑言也此內外同辭無所爲諱亦無難易之殊也　高謝然釋　經僖二年

諸侯疆域有常限人民有常居不可擅與不可強取雖方伯不得擅黜地易封以國與人者猶以爲辠況不義而取之乎　孫覺經解　昭四年

諸侯田邑受於天子受於先君強者不可取弱者不可與也春秋諸侯恣橫紆一時之難者挈地與人而不恥貪一時之利者拼人之地而不恤凡取一邑一田必備錄之戒貪殘儆藪懦而存王法也　沈棐　比事

○外取國邑田　疾始取則書桓以後不勝書則不書辨　以久而書辨　賊而書取辨　齊取鄆胡傳說辨

外取邑不書自隱以前則書之春秋之初猶以取邑爲重也桓十四年宋伐鄭取牛首而後皆不書蓋自隱以後不勝書矣子產曰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今大國已數圻矣若非侵小何以至焉由此言

之則春秋取人邑者多矣聖人安能盡書之邪陳傅良後傳 呂大圭或問
張氏曰春秋之初猶以取邑爲重也得之矣據桓十四年宋伐鄭取牛首僖二十三年楚伐陳取焦夷文八年秦伐晉取武城十年春晉伐秦取少梁夏秦伐晉取北徵之類皆不書雖成二年齊侯伐我北鄙取龍不書春秋重滅國自書齊鄭入許而後取邑不復書傳曰疆埸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書之不勝書故書其重者而已趙汸屬辭
外伐一百二十有八惟隱之世莒宋並書伐取蓋中葉以後爭地爭城今日奪之於此明日并之於彼得失無常不足悉書故傳言取地經多不書蓋以擅與殘民爲重而土地之攘奪不暇論矣汪克寬纂疏 隱四年
陳趙謂自桓以後不勝書而不書夫書取邑所以著取者之罪如因其相脅爲常以多而貸之恐非春秋之義當是來告則書來告者或有望於鄰國之平其曲直而歸之也桓以後爭奪日甚告亦無益故

不相告或與魯無關而魯史不書孔子亦無從而書也張自超宗朱辨義隱四年

○方望溪說同見書遷門爲人所遷者總論

愚按永嘉陳氏新安趙氏二論與杜注孔疏異杜注以桓十四年宋伐鄭不書取牛首爲告伐不告取孔疏以文三年秦人伐晉不書取王官及郊襄二十三年齊侯伐晉不書取朝歌爲告伐不告取皆謂不告則不書也張氏自超折衷之其說最得方氏義同

外取內田邑不書故濟西汶陽前曰他國取之不書而齊取濟西讙闡何以志爲其來歸我也齊侯取鄆何以志爲其欲居我也張大亨通訓

隱四年春莒人伐杞取牟婁

杞邑莒伐取之是後常爲莒邑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來奔是也孔疏○公羊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疾始取邑也非也伐國取邑有告不告爾劉敞權衡○杞夏後在周爲三恪莒人春秋首加

兵于向又扼杞之弱攘其封邑其橫甚矣黄震日鈔○其後莒牟夷以牟婁來奔以不義得之以不義失之徒爲叛人之資耳戴溪講義○牟婁近魯杞失邑來告事勢必然張自超宗朱辨義○餘見伐取門

隱五年冬宋人伐鄭圍長葛　六年冬宋人取長葛

公羊曰外取國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劉氏駁之義同上○諸說見伐取門宋鄭交兵門

僖三年夏徐人取舒

舒本附庸之國舊服於楚徐人取以自屬先儒以爲滅而書取誤矣日講解義○餘見不書滅門

以上書外取外邑二外取國爲附庸一

宣元年夏齊人取濟西田

左爲立公故以賂齊也○公羊所以賂齊也曷爲賂齊爲弑子

赤之賂也○穀梁內不言取言取授之也以是爲賂齊也○賂齊爾何言乎齊人取之諱也劉敞傳○魯致賂而書齊取田所以著齊罪齊不能聲罪致討貨賂公行是利其爲惡而助之也胡傳○齊侯之罪隱而難見故明書取田以著其罪孫覺經解○桓以求援於鄭而誘以許田宣主齊以自立而賂以濟田以利自固前後一轍使鄭莊齊惠不貪其利則桓宣必不能以自立矣曰假曰取皆罪鄭齊誅其貪利而成亂也張洽集註○桓之弑入許田於鄭春秋書鄭伯以璧假許田宣之弑入濟西田於齊春秋書齊人取濟西田書法不同何也魯桓弑君鄭不預也魯畏其討而賂之故書假諱之也魯宣弑君事實成於齊惠故直書其事以兩討之公既篡國又割先祖之土疆爲賂齊惠輔人之篡又受其賂此所謂盜竊之取其罪大於侵伐之取矣家鉉翁詳說○此我

歸之也爲魯諱賂故言取 趙汸屬辭卷七 ○春秋內失地不書如襄二十六年齊取我高魚之類以其不能保先祖之土宇故諱之也獨此書齊取者已以賂齊非齊之彊取也 李廉會通 ○言齊人取之諱也然則何以知爲賂齊比事書之而可見也 牛運震傳 ○外取內田邑不書此與哀八年取讙闡書者病內也或曰因後來歸故書 陳氏說 則鄆讙龜陰田亦來歸者何以不書也 高澍然釋經

昭二十五年冬齊侯取鄆

左齊侯圍鄆 杜注不書圍鄆人自服不成圍 ○公羊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爲公取之也 ○齊景有志脩霸當納昭公裂意如乃惟取鄆以處公而已其無意於納公而忽遠略可知 家鉉翁詳說 呂本中集解 ○書取見季孫據國叛君也下言公至自齊居於鄆則齊取之以居公可見 趙汸屬辭卷七 ○齊景不伐魯以納公而取鄆以居公書以譏之 彙纂

案〇齊雖以居公實爲已有也故鄆潰而鄆田屬齊觀定十年齊人來歸鄆田可知季本私考〇外取我邑諱不書齊取鄆以居公則不必諱矣張自超宗朱辨義宣十年〇胡傳書齊侯取鄆是公已絕於魯非也後書公居於鄆則不忍絕公於魯明矣爲公取則公必同役而第書齊取者鄆魯地不得書公取且傷周公封略盡爲叛臣所據雖邊境小邑非假鄰國威力公亦不得而居之也方麓[illegible]

哀八年夏齊人取讙及闡

左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鮑牧帥師伐我取讙及闡〇公羊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爲賂齊爲以邾婁子益來也〇穀梁惡內也范注邾子益齊之甥也畏齊故賂之〇不書伐兵未加而魯與之邑杜注〇公穀以齊爲邾故左氏以季

姬未歸故觀齊之兵耳當從二傳家鉉翁詳說○左氏以邾子益爲齊出則齊之取二邑家氏所謂要魯以存邾是也以益來而取我讙闡歸益而亦即歸我讙闡非念甥舅之情而何而左氏又以取二邑爲季姬未歸之故自相矛盾姜實事義全考○公穀謂齊爲邾故與左氏不同程子及家氏並主公穀於情事甚合然春秋事據左氏苟無大謬則存以俟考故並錄三傳葉纂○邾故也邾子蓋齊甥魯入邾而執邾子致齊以爲辭故致賂以悅之在此爲賂據彼則言取婉其辭以諱國惡也然不書伐則非兵取可知而魯之爲賂見矣雖諱而不沒其實也直解御纂○季姬之事左氏本文或有之以此釋經則出附會蓋經例外取內邑非內有大惡不書滅邾而取復邾而歸假外警內之明文也劉逢祿左氏春秋考證○上書取邑下書歸邾子則公羊之說得其實葉酉究遺○

魯擅興入邾而虜其君固可罪而齊為邾來討乃取其非有之二邑其罪均矣何以伐人乎張自超宗朱辨義　○高氏說見上宣元年

○外取邑不書宋伐邾怨誦不書辨

杜孔陳趙及張說見前總論

桓十四年冬宋以四國伐鄭　不書取牛首杜注告伐而不告入取故不書○顧氏棟高曰鄭厲自負材武藉宋得國今見伐而至取邑以為恥故第以伐告而不以取邑告○顧說見大事表宋鄭交兵

僖二十三年秋楚人伐陳　不書取焦夷

文三年夏秦人伐晉　不書取王官及郊

文八年　不書秦人伐晉取武城

文十年春不書晉伐秦取少梁

又　夏秦伐晉　不書取北徵

文十二年冬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不書秦伯伐晉取羈馬

成十五年夏楚子伐鄭　不書鄭侵楚取新石

成十八年夏楚子鄭伯伐宋　不書取朝郟取幽丘

襄元年秋楚公子壬夫侵宋　不書鄭侵宋取犬丘

襄三年　不書吳伐楚取駕

襄二十三年秋齊侯伐晉　不書取朝歌　孔疏見外取邑總論

昭十九年春宋公伐邾　不書取蟲　杜注不書圍取不以告○沈氏若水曰胡傳以為取其鄅鄅俘之善而免其取邑之罪故不書警矣

哀四年　不書齊伐晉取邢任欒鄗逆時陰人盂壺口　八邑○救范氏

哀十二年秋宋向巢帥師伐鄭　不書取錫

以上外取外邑不書

文七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僖公嘗取之其後復爲邾取不書　方祁氏說見內取外邑

成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不書取龍

以上外取內邑不書

○內取國邑田 易辭辨 內諱滅辨 兩取須句傳事辨 校年 鄟邿爲邑辨 取鄟不書伐諸說辨

內取之邑不繫國者皆本是魯邑曾爲他國所奪今卻取之旣是本國邑不可繫之他國 陸淳纂例引趙匡

凡有邑稱邑無邑稱田蓋田繫於邑有邑則稱邑舉重也無邑自當稱田 又○愚按趙說較公羊田多邑少稱田邑多田少稱邑之說爲的

諸侯土地受之天子不可取也言取惡內也 孫復尊王發微襄十九年

釋例曰乘其衰亂或受其潰叛而不頓兵勞力則直言取如取如攜言其易也 左傳孔疏 ○左氏曰凡書取言易也非也春秋褒善貶惡示後世法非記難易而已也難易何足紀乎 劉敞權衡○二條見襄十三年取邿

凡力得之曰取不當取也惡其專奪雖復取本邑亦無異辭蓋取人

之有其惡易見而取已之舊不以其道者其罪難知故濟西汶陽本魯地而亦書取（呂本中集解僖三十一年引劉絢）

或曰諸侯土地受之天王傳之先祖聖王不作諸侯放恣强者多兼數圻弱者日以侵削當是時有取其故地者夫豈不可然僖公嘗取濟西田矣成公嘗取汶陽田矣亦書曰取何也苟不請於天王以正疆理而擅兵爭奪雖取本邑與奪人之有者無以異春秋之義不以亂易亂故亦書曰取正其本之義也（胡傳隱四年）

內取邑悉書昭十年伐莒不書取鄆不足詳也自是定六年取鄆匡哀元年取晉棘蒲不書（陳傅良後傳）

鄭師入郜入防歸于我曷爲以內取書之蔽罪於魯也春秋嚴義利之辨苟以爲利書吾取而已是故郜防書取讙不在鄭也濟西田書取汶陽田書取邾田書取讙不在晉也（又）

書内取十有七以兵力取他國之地則書戰伐若敗宋師取郜取防伐齊取穀伐莒取向伐邾取須句取訾婁取繹取濟東田及沂西田是也藉大國之威不以兵力而復故地則不書侵伐而止書取取鄆取濟西汶陽之田是也非故地則繫之國取邾田自漷水是也取附庸小國則諱不書侵伐而亦止書取取根牟取鄟取邿取鄫是也若取闞則昭公在外而取内邑又春秋之變例也參汪克寬僖三十一年纂疏

小國爲隣所并魯復取之與取邑同文者其國已邑之也須句向是也鄫鄆已邑於莒而取鄫取鄆不言伐莒何也魯嘗屬鄫而莒滅之魯嘗城鄆而其後爲莒所得魯人蓋曰吾取鄫鄆而非取之于莒也與向之本并于莒須句之本并于邾者異矣故舊史無伐文也季孫宿救台遂入鄆不言伐莒亦此意也方苞通論

按孫明復伊川文定謂内諱滅書取諸儒皆從其說其實非也今采

方氏郝氏高氏辨論於後

凡取外邑必先書伐某國敗某師而根牟鄟郜無所繫此以知其爲徹國也取者取爲附庸也謂內滅書取非也 方苞直解 成六年

胡傳以取鄟取郜取鄫爲諱公滅國滅項則僖公在會乃季孫所爲故不諱非也凡書取者取爲附庸也徐人取舒是也滅而書取則非其事之實矣文姜之會齊侯莊公之與齊狩不諱而諱滅國乎 文僖十七年

胡氏謂內諱滅曰取滅項不諱者公在會也非也實滅言取非事實也內之惡有大於滅國者矣而不諱獨諱滅國何也若滅國實當諱公雖在會猶在國也罪豈末減乎 郝敬行說畧 僖十七年

取邑曰取取國爲附庸亦曰取書取爲邑國同辭 高閌然釋經 僖二十二年

隱十年夏六月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左傳見宋鄭交兵門○公羊一月而再取甚之也○非其有而

取之盜也(胡傳)○左氏以鄭莊公爲正非也諸侯擅取他國之邑與人罪之大者而云合正何其妄乎(陸淳辨疑引趙匡)○鄭莊以齊之背宋從已係魯之力也故以二邑讓魯春秋書取著魯之無名而擅據也(張洽集注)○魯於宋本無隙徒以貪賂之故爲鄭所役一月取其二邑所以著其暴(家鉉翁詳說)○書取郜取防則擅取之罪見矣書辛未辛巳則貪取之罪已甚矣(湛若水正傳)○陳止齋說見前

僖二十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左傳見邾魯交兵門○按劉氏傲辨左氏之妄諸儒皆從之○傳曰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若然經何以不書邪杜氏曰須句雖別國而削弱爲魯私屬故滅奔及反其君皆不備書非也傳曰實司太皡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非魯私屬明矣假令爲魯私屬亦不得稱來奔奔者皆列國也今傳稱須句子來奔

是非私屬也且曾亡其私屬則自宜救之又何待成風爲之言哉成風爲之言是又見非曾私屬也須句非曾私屬其國滅其君來奔經不宜不書也以經不書知無有此事也左氏曰反其君焉非也若誠有之經何以不書哉劉敞權衡○滅國未有不書於經者諸侯來奔亦未有不書於經者簿如傳言經安得不見乎滅須句謂不告不書猶可也來奔則無不書之理公伐邾取須句猶言公伐邾取訾婁則須句甚邾之邑也陳世子吳復歸于陳蔡世子廬復歸于蔡楚滅其國而後能復之猶見書于經須句誠滅于邾而曾反其君此孔子所謂興滅國繼絕世而天下之民歸心焉者也而經反與伐國取邑之辭一施之乎葉夢得左傳讞

○如左氏說則邾是一國須句是一國既是復須句之君則經不應言取書曰伐邾取須句則是伐國而取其邑明矣然則是

須句前滅于邾其國已爲邾之邑公伐邾而取之爾呂大圭○或問左氏謂須句國也邾滅之公伐邾而取之反其君木訥曰若是則魯之美事春秋當書邾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公伐邾歸須句子于須句如書歸邾子益之文然後明白今按書法與書人伐杞取牟婁之文無異則須句乃邾邑愚按胡安定於此後升陘之戰亦曰魯伐邾之國又取其邑致此戰則安定已指爲邾邑黃震日鈔○取須句之事若以昭十九年宋公伐邾之例觀之則胡氏之說殊相反春秋不應罪魯若此左氏事不見經恐未可信須句子既來奔魯史何得不書滅邪若如杜說則邾亦魯私屬何爲又書滅邪故劉氏謂此年無滅須句來奔事亦無反其君事但是邾人滅其國爲邑魯取之耳李廉會通○如傳所云國滅而與君奔而反皆事之大者且有關於魯而經不書其無此事可

知王樵輯傳 ○傳語與昭十九年宋伐邾取蟲而歸鄅俘事正相類然彼不書取此則書取胡氏於彼則曰善善長惡惡短於此則曰不請於王以亂易亂自爲矛盾如此朱朝瑛略記 ○書法直取邾之須句而已矣僖公取之邾人復之迄文公而又取之猶鄟爲莒之邑文十二年城之莒人復之迄昭元年而又取之此不待傳而明者也若如左氏邾滅須句而僖公封之僖公封之邾人復滅之封之者有罪而書取滅之者反無罪而不書滅乎不罪邾之滅須句而專罪魯之取須句又沒其存須句之功而兩書其取須句之罪寬於邾而刻於魯春秋必不然矣華學泉疑義 ○左氏或因文七年又有取須句之文乃謂此爲反其君於國非取爲己有也然春秋外取內邑不書安知須句不復爲邾所取至文公時再取之於邾邪文定以爲崇明祀保小寡而書取者爲

丹家報怨取人國而反其君以亂易亂與收奪無異也夫鋤強扶弱小復已失之國納出亡之君雖無王命猶爲義焉春秋於城邢城杞城楚丘城緣陵悉書皆善之也魯有存須句之義而反變其文沒其事實坐以取國之不義豈理也哉 張自超宗朱辨義

僖二十六年冬公伐齊取穀 見書以師

僖三十三年夏公伐邾取訾婁 見邾魯交兵

文七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左傳杜注見邾魯交兵門○惡再取也 孫復尊王發微 ○左氏曰寘文公子焉非禮也僖公反其君義事也經不褒文公取以封叛豈惡非也經不貶不惟不褒貶而已又略無所見豈春秋之實邪 劉敞權衡 ○趙氏曰若實如左氏則經文當書以示譏經既不書何憑爲實葉氏曰文公寘叛其父我取其邑而封之辭不應無所

邾蓋傳誤須句以爲國也使實有此絕太皥之祀以與鄰國叛臣其罪又大於取邑亦不應無異文（程端學三傳辨疑）如以前次之取爲反其君則此之取是邾再滅之而魯再取之也不書邾滅而再書魯取寬邾罪而嚴治魯何邪且遂城郚明是備邾而保須句可見前是取須句於邾中間復爲邾取今再取之於邾惟恐其不保而急於城郚耳（張自超宗朱辨義）兩書取須句于邾而中間爲邾得無文蓋外取邑舊史皆諱而不書也（方苞直解高澍然釋經）

宣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左傳見書伐門（趙說見莒魯交兵門）

宣九年秋取根牟

左氏曰言易也非也根牟雖小不以兵革不能取也能取其國何謂易乎（劉敞權衡）根牟小國昭八年蒐于紅自根牟至於商衛

訓所取根牟地（汪克寬纂疏）公羊以爲邾邑毋喪未期而取邑故諱不繫邾非也居毋之喪縱非邾邑豈容無諱當如左傳以爲國名（楊士勛疏）邾在魯南根牟在魯東北邾小國也邑豈能到此（顧棟高三傳異同篇）不言滅非滅也不言伐某據杜注根牟東夷國則非取邑也以徐人取舒例之蓋取微國爲附庸者以其存祀與滅國異以爲己屬與取邑同故書取爲邑國可辭爲取鄟取邿如之諸云內諱滅及言易者皆臆說不可從（高[illegible]然釋經）愚按顧氏駁公羊謂春秋中葉以後凡取邑皆不書言不以取邑爲重也然則宣十年取繹昭元年取鄆何以書乎故刪之

宣十年秋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詩保有鳧繹邾文公卜遷於繹皆此山之地爲邾魯二國之境（張洽集注）文十三年傳稱邾遷於繹爲邾之國都距今十數年未

必更還取繹是滅邾矣孔疏謂別有繹邑亦因繹山爲名則邾國小邑少不應更有同名之邑也疑公羊作蘱爲是 彙纂

成六年春取鄟

鄟爲微國左氏穀梁同公羊以爲邾邑不繫之邾諱亟也非也 李廉會通 ○公羊於根牟鄟邿皆曰邾邑然春秋未有取他國之地而不繫國者若以諱亟而不繫邾則僖公取須句訾婁可謂亟矣何以繫之邾邪 汪克寬纂疏 ○高氏說見上方駁胡傳見前總論

襄十三年夏取邿

左邿亂分爲三師救邿遂取之○晉始息民是以楚侵宋而不報魯取邿而不討取無大亂而已 呂本中集解引許翰 ○公羊以爲邾邑然不書伐邾則非邾邑明矣 汪克寬纂疏 ○邿國也取者取爲附庸也故不言滅 [illegible] ○高說見上○魯以削弱之國公然取邿

而無忌者晉既不討滅鄫之莒其能討魯之滅邿乎張自超宗朱辨義

襄十九年春取邾田自漷水

左傳見邾魯交兵門○取邾田以漷水爲界杜注○穀梁自漷水軋辭也范注委曲隨漷水言取邾田之多○范曰取邾田自漷水非所取也晉人之君而制其國介人之威而私其利晉魯之惡甚焉交譏之傳劉敞○成二年取汶陽田不言齊魯地也今以詔命取田於邾故書曰取邾田自漷水言非魯地也蘇轍集解○詔取邾田則非魯之舊可知異於濟西汶陽之取而特黷威以强取明矣張洽集注○後此哀二年取漷東田則又不止自漷水矣於此見魯之陵弱小而爲利也汪克寬纂疏○牽之戰取汶陽之田於齊書曰取汶陽田不係之齊此執邾子曰取邾田自漷水者何也汶陽本我田也邾田乃晉侯惡邾之伐魯而割其田以與魯

也非反魯侵地也況邾人伐我執之足矣又取其田不幾於蹊田奪牛之誚乎此書法所以異於取汶陽田也楊于庭質疑○家氏謂魯因復舊疆挾伯主之威多取田於邾若是則晉未命取邾田而魯強取之矣非也左氏曰次於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漷水歸之於我次於泗上者晉侯次於泗上也歸之于我者晉侯命歸之我也然春秋書取邾田自漷水祇若魯自取之者所以罪魯也其于晉則書執邾子罪之矣張自超宗朱辨義

昭元年春取鄆

左傳見莒魯交兵門○文十二年城諸及鄆實莒魯爭鄆之始汪克寬纂疏○取鄆之事季武子爲之也春秋直書取鄆則貪殘之心非其有而取之與其君之弱其臣之專且並著矣湛若水正傳○季孫宿伐莒取鄆與歸父伐邾取繹何異而書法不同程氏胡

氏以爲乘亂故隱諱然則不乘亂而取者不貶乎陳氏傅良云歸父伐邾猶公命也此專取邑而已說亦未當李廉會通○事與歸父伐邾取繹同而書法異李氏廉歷辨先儒之失而謂書伐莒是以討賊與魯故不書伐而書取似矣而實非也使書伐莒取鄆亦足以見其無討賊之心而有攘奪之實矣蓋繹本邾邑魯人固曰吾取之邾也鄆則魯嘗城之而其後爲莒所得魯人固曰吾取鄆而非取之於莒也舊史本無伐莒之文孔子豈得而益之哉不書伐莒則與取小國何以別乎其爲莒邑已前見矣乘亂而襲據其地不用大師故不書某帥師方苞直解

昭四年秋取鄫

左取鄫言易也莒亂著邱公立而不撫鄫鄫叛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其言取之何取附庸之辭也鄫也曷爲

諱之附庸莒已滅之矣爲附庸乎莒也劉敞傳○公羊云諱滅也

非也莒已滅鄫矣此又能重滅之乎公羊謂鄫未滅故因而爲

之辭耳劉敞權衡○魯乘莒亂而有之也書取鄫者明魯人苟貪其

土無與滅繼絕之義也黃仲炎通說○義與取鄆同不嫌與取鄟取

鄟同文者莒人滅鄫與鄆爲莒邑均已見于經矣方苞直解○不書

伐莒者傳稱鄫叛而來本未嘗以兵取之也葉酉究遺○鄫舊屬魯

故不繫莒不言伐與取鄟同春秋取邑曰取爲附庸亦曰取是

時鄫久屬莒爲邑則此從取邑例書之特以取舊屬不言伐莒

爲異耳高澍然釋經○取之於莒也公羊以爲內諱滅非也鄫一滅

無再滅也牛運震傳○魯嘗屬鄫鄫爲莒滅其後不堪去疾之虐叛

莒歸魯若因其念舊之誠爲繼絕之舉擇賢而立之則大義著

於諸侯矣乃彼乘亂而來此乘亂而受聖人以爲不義也觀文

叔齊以此事爲利人之難罪昭公可知季享其利而公受其名 姜炳璋讀左補義

哀二年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

穀梁取漷東田漷東未盡也及沂西田沂西未盡也○前取邾田自漷水矣今又取其漷東之田猶以爲未足又取沂西之田則其貪欲無厭必至於盡取而後已可知也以區區邾國而爲兩綱其叛邑三取其田時無王霸强陵弱之亂至此 張洽集注引師協

以上書內取外邑七內取外田二內取國爲附庸四

僖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

左分曹地也○左氏曰使臧文仲往非也若文仲往不應不書注謂請田非聘享會同故不書亦非也告糴乞師弔葬致女皆書請田非常自應書又曰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於濟若然當

公之取曹田自濟水不得云取濟西田而已劉敞權衡○左氏以爲
討晉地然經書與汶陽田無異則本魯田見侵於曹者孫覺經解○
公羊曰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於諸侯則何諱乎取同姓
之田久也晉班曹田在二十八年距此已久事不相承若云取
濟西田于曹直似我取同姓之田不顯伯者所班故不言曹耳
孔廣森公羊通義○取之曹也不繫國者吾故田也復吾故田而謂之
取何也春秋之法不以亂易亂胡傳○復舊地亦與非其有而取
之者同蓋無王命以正疆理皆取之不以其道也況晉奪曹與
魯本以其私憾乎張洽集注○皆非天討而被削地之誅魯非王命
而受加地之賞出於晉人之私而已黃仲炎通說○濟水出齊魯之
閒故有齊濟魯濟今曰濟西則自濟以西之田耳凡取田無不
繫之國惟成二年取汶陽田與此取濟西田不繫之國本魯田

也趙鵬飛經筌○汶陽濟西言取鄆讙龜陰讙闡言歸言取非彼所欲也非彼所欲我取之曰取言歸其所欲也非我強之而彼自歸曰歸呂大圭或問○非天子不得削人土地晉以曹地分諸侯晉之分魯之取皆非也趙汸屬辭○復故田而謂之取呂氏以爲非彼所欲者近是文定謂爲以亂易亂者罪其爭而復之也蓋外取內邑不書經史諱我邑之爲人取也若復故田而謂之復是章我田先爲曹取矣故書取謂若新取之曹者又曹本不欲以田歸我不可書曹人歸濟西田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左氏謂晉文以曹地分諸侯按救宋諸侯齊秦先之魯未與也是時從方助楚與楚盟圍城之下又拒晉而使公子買戍衛晉何愛於魯而畀以田經書取必此時乘曹之危以力取之與襄十九年取邾田哀二年取漷田例同毛奇齡傳○按此說辨左獨異亦有理並存之

成二年秋取汶陽田

公羊汶陽田者何鞌之賂也○取者得非其有之稱恃大國兵力一戰勝齊得其故壤而不請於天王以正疆理則取之不以其道與得非其有奚異胡傳○內取外邑曰取如取郜取防取鄟婁是也外歸魯地曰歸如濟西龜陰及讙闡是也汶陽田魯地也齊人歸我當曰歸今曰取者因晉力取之也此年齊歸我田書曰取八年齊取我田乃曰歸者取之自晉歸之自齊見魯國之命制於晉而已故雖我田也而不得儼然有之其猶寄爾齊歸我田書曰取鄶莒取之於外也齊取我田書曰歸猶若齊之所有也汪克寬纂疏引石介○取汶陽濟西其事同故書法不異濟西爲曹所侵汶陽爲齊所侵皆晉命歸魯春秋不以爲歸而以爲取爲其因伯國之力得之也伯國不稟命於王分正疆理而擅其

子犇所以書取家鉉翁詳說○力得之曰取齊歸汶陽而稱取言晉力以復之而得之之難也易辭曰歸齊取汶陽而稱歸言奉晉命以反之而失之之易也汪克寬纂疏○內邑而不言齊人來歸者呂大圭曰歸者其意也取者我也非其志也孔廣森公羊通義

昭三十二年春公在乾侯取闞

公遣人誘闞而取之杜注○闞魯地卽定元年所云將葬昭公季孫使役如闞者也公羊以爲邾邑非孔疏○闞者魯羣公墓之所在公不得奉宗廟祭祀而先君墳墓所在特以取書著賊臣之罪家鉉翁詳說○闞有羣公之墓在公意若曰吾不能守宗廟猶將保墳墓也思保墳墓蓋始絕望於入也洪咨夔春秋說○書取鄆取闞見季氏據國公無尺土矣雖得魯邑猶取之於外云爾吳澂纂言○公旅寄乾侯久矣非有兵力可以得邑蓋魯人以闞與公而公

取之也書取闞著其微弱也方苞會通引謝氏　○公在乾侯取闞棄乾侯非公之有而書在闞本公之有而書取皆閔公也深惡魯人之外公於魯也賈逵謬以爲季氏取疏駁之是趙佑雜案

以上書內取本國之田邑三

○內取邑不書

昭十年秋季孫意如等帥師伐莒　不書取郠

取郠不書公見討于平丘魯諱之杜注

定六年春公侵鄭　不書取匡

取匡不書歸之晉杜注

哀元年秋齊侯衛侯伐晉　不書我師取棘蒲

○伐取並書　兩書伐取特彰其惡講

穀梁傳言伐言取所惡也范氏旣伐其國又取其土明伐不以罪而

貪其利兩書伐取以彰其惡（昭四年○下數條同）孫覺經解

伐而後言取者先聲其罪以伐之又奪其邑以為已有也（孫覺經解）

諸侯土地有所受伐已有罪矣而奪其土地惡又甚焉（程子經說）

伐者問罪之師服則止矣從而取其邑是利之也（葉夢得傳）

諸侯擅興兵侵伐罪也又取其地其罪又加於伐一等（家鉉翁詳說）

昭元年伐莒取鄆書取不書伐昭十年伐莒取郠書伐不書取者元年兵未加莒而鄆服故不書伐十年脅以取郠來討故不書取也（孔疏）

愚按先儒謂兩書伐取特彰其惡非也兩書伐取則皆書亦據事直書耳外伐取則春秋之初猶以取邑為重伐取並告也陳趙張方說見前外取總論其惡皆不待貶而自見也牛空山曰伐取並書惡之也書之於春秋之始而惡之之義見矣此後不勝書故書之有詳略也以為不告取不書者固也似不如陳趙諸說

隱四年春莒人伐杞取牟婁

穀梁諸侯相伐取地於是始故謹而志之餘見前○二年莒人入向天子不能誅遂肆然伐取孫復尊王發微○取者收奪之名伐人而強奪其土惡矣胡傳○杞二王之後天子猶不臣之而莒敢伐之取其地王法所當誅也高閌集注○餘見前總論又見外取邑門

隱五年冬宋人伐鄭圍長葛六年冬宋人取長葛

左傳見書伐○取不繫鄭不舉伐者承上文也何休○長葛鄭邑天子所封非宋所得取也言伐言圍言取其惡甚矣孫復尊王發微○宋圍長葛歲且周矣而天子弗治方伯弗征鄭視其民危困而不能保有赴訴卒喪其邑皆罪也而宋不可勝誅矣程子經說○春秋有獨言伐者公子慶父伐於餘丘是也有直言圍者叔孫僑如圍棘是也言伐言圍而又繼之以取此年伐鄭圍長葛明年

取長葛是也伐者聲罪致討也圍者環其城邑也取者取其土地也此其義自不相妨如莒人伐杞取牟婁則取之也易故不言圍宋人伐鄭圍長葛則取之也難故先言圍而後言取書圍者又以見鄭之有城守也書圍而後言取者又以見宋之志於必得也呂大圭或問 ○餘見宋鄭交兵門

隱十年秋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左傳程子說見書伐杜注孔疏吳氏說見書取師○按此係取師義與伐國取邑同觀杜注孔疏可見

以上書外伐取止於此其後皆不書見前外取邑總論

隱十年夏會齊鄭伐宋公敗宋師于菅取郜取防

左傳見宋鄭交兵門諸說見書內取

僖二十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見書內取門○言伐言取惡伐非以其罪利其土地也 孫復尊王發微

僖二十六年冬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見書以師

僖三十三年夏公伐邾取訾婁

傳說見邾魯交兵門

文七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宣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宣十年秋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用貴卿爲主將舉大衆以征伐而陵弱侵小是爲盜也 胡傳

哀二年春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

左春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漷沂之田而受盟 杜注

絞邾邑○定公之薨邾子奔喪事魯恭矣而諸卿相繼伐之既

取其田又彊與盟詳書以著其罪胡傳○邾子知三家欲并其地故事魯不敢不恭然卒不免元年伐邾至是三卿同伐而取田入春秋未有伐國取田者也高閌集注

以上書內伐取八

○書取某師

覆而敗之曰取某師左傳莊十一年杜注覆而敗之謂威力兼備若羅網所掩覆一軍皆見禽也甚其謫惡其盡也○覆隱也設伏而敗之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敵人不知敗之易故曰取隱十一年孔疏引服虔

隱哀之篇取師者三齊桓既興之後晉霸未衰之前幾二百年未有書取師者蓋懼霸討而不敢亟暴也故王迹熄則天下爲春秋霸統散則天下爲戰國春秋之不遽變爲戰國亦霸者之功方苞直解哀九年

胡氏例悉虜而俘之曰取按陸氏纂例亦曰悉俘之日取某師鄭取三師春秋書之惡

其諱且惡其盡也桓文既興以後未有書取師者則列國猶有所憚
而不敢肆至春秋之末而書宋鄭取師志二國之與春秋相終始聖
人欲不與桓文得乎顧棟高大事表宋鄭交兵門

隱十年秋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左傳見宋鄭交兵門○書伐用師徒也書取克之易也杜注○莊
十一年注云若羅網所掩覆若非前敵之易何能覆而取之故
凡言取者皆易辭公羊曰其言伐取之何易也孔疏○取猶哀九
年宋取鄭師哀十三年鄭取宋師謂敗其兵而悉俘其衆也吳澄纂言○或疑鄭孤兵不能取三國之衆更以為取戴戴鄭之附庸
何必取哉三國入鄭不克移兵戕其附庸不然三國伐戴何損
於鄭哉以是知其非取戴也取三師也趙鵬飛經筌○外取師不書
侵伐必伐與取異事乃悉書之宋衛入鄭是一事蔡人從之伐

戴是一事鄭伯圍戴取三師又是一事故悉書之（趙汸屬辭）○案公穀謂鄭因三國之力以取戴胡傳謂四國已鬬鄭乘其敝一舉而兼取之似未合情事獨程子用左氏取三師之說以爲鄭戴合攻盡取三國之衆而趙氏李氏汪氏互相發明於經旨爲近（彙纂）○愚按鄭取三師左氏可據彙纂斷之甚明參看吳說及秦哀九年李說更無疑義其書法之不同則趙氏汸說是

哀九年春宋皇瑗取鄭師于雍丘

左傳見宋鄭交兵門○公羊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之也○穀梁取易辭也以師而易取鄭病矣○此師也其言取之何覆之也覆而敗之不遺一人之辭也（劉敞傳）○春秋之季日尋干戈詐力相傾奇變滋起於是始志取人之師（張洽集注引許翰）○定十五年鄭罕達首禍而伐宋哀七年宋復以皇瑗報之則怨固

償矣宋人圍曹鄭興宏救曹非救曹也警宋也則鄭疾宋者再而宋侵鄭者一今鄭復伐宋師在雍邱雍邱宋地則鄭已三疾於宋其義固曲然宋之禦鄭亦不可謂義因在其雍邱譎而取之亦甚矣不曰敗非敗而弃也不曰潰非潰而散也出其不意劫而取之矣趙鵬飛經筌○取鄭師于雍邱直云取者譏鄭之無備也取宋師於嵒直書取者譏宋之無備也蕭楚辨疑○師氏曰鄭人圍宋雍邱宋皇瑗圍之雍邱應於內皇瑗圍於外腹背受敵無以支持而爲宋所得故曰取愚謂鄭有罪矣然不書鄭伐宋而書宋取鄭師者書其甚者也程端學本義○傳載使有能者無死而止以二人歸則殺人多矣春秋之末特書取師者二謝氏所謂著其禍之大者是也長平之坑所由來漸矣此當與隱十年鄭莊取三國之師同看李廉會通○隱十年鄭伐取三師伐者聲其罪

也曰取之猶難辭也此直書取易也諦而辨其不備也尚詐嗜殺生民之禍烈矣春秋所以胥為戰國御纂直解○取師之慘春秋之初一見鄭伯取郜二百年來無之矣而以宋鄭各取其師終焉前則諸侯為之後則大夫為之張自超宗朱辨義○宋取鄭師鄭取宋師佳兵不祥其事好還郝懿行說畧○趙氏汸說見下

哀十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左傳見宋鄭交兵門○公穀同前○嵒宋鄭隙地鄭城嵒以處宋之叛族向巢圍嵒鄭罕達取宋師獲其二大夫以六邑為虛則宋之免者無幾矣葉夢得傳○鄭圍宋雍丘故皇瑗圍鄭師而取之宋伐鄭圍嵒故罕達圍宋師而取之經不書伐國圍邑但書取某師則貪土地以喪師者自見其罪矣趙汸屬辭卷九　謝氏曰鄭師不戒入宋雍丘而宋取之宋師不戒入鄭嵒邑而鄭取之用

兵寡謀則有全師覆沒而不反者可不畏邪高氏曰師出而不設備者皆棄師之道故春秋著之以為戒鄭玉闕疑○書取師罪其以多殺為功不仁之甚也宋鄭悉其詐力盡敵而後已此春秋將變為戰國之勢也日講解義○公羊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反也何注行詐相報償故曰詐反反猶報也孔廣森公羊通義

○不書曰取

莊三十年齊人降鄣

公羊曰降之者取之也不言取之為桓公諱也非也取則曰取降則曰降非可相假借為諱避也劉敞權衡

僖十九年梁亡

民罷而潰則國已亡矣國亡而後秦取其地非因秦取之而後亡也故春秋不得言秦取而以自亡為文黃仲炎通說

宣十一年楚子入陳

邵氏說見書入

○書滅用大師曰滅辨　入滅異義辨　罪見滅者辨名不名別　有罪無罪辨　滅項三傳各有得失辨　滅同姓名辨　滅譚滅萊胡傳說辨　滅潞氏胡傳說辨　滅鄣公穀說辨　左滅陳杜說辨

公羊傳滅者亡國之善辭也上下之同力也何休注王者起當存之故爲善辭滅者臣子與君戮力共死之辭也僖二年

毁宗廟社稷曰滅胡傳

左氏之例用大師焉曰滅非也用大師者多矣豈盡滅國當從趙子毁邦絕祀曰滅是也孫覺經解莊十年

據宗廟社稷已亡而君見獲于敵君身雖在與亡無異皆以滅爲文若社稷宗廟不亡君身見獲則云以歸如蔡獻舞是也莊十年孔疏引杜預釋例

滅國有三辭以歸臣之之辭也奔猶弗臣之之辭也不言歸與奔死

之之辭也陳傅良後傳見昭三十年

君奔何以不言出國已滅矣無所出也莊十年譚子奔莒公羊傳

雅之六月采芑江漢常武皆美周宣中興之詩于玁狁則曰伐于蠻夷則曰征而止未聞以滅之爲是也高宗之于鬼方虞舜之于有苗亦曰征曰伐而止未聞以滅之爲是也蕭楚辨疑

滅國大惡也然孟子言周公滅國五十而天下大悅則滅未必皆不善也蓋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不得已而至於夷其宗廟廢其社稷以爲不如是政教無以行於天下而民有受其害者固先王九伐所不能免也春秋之初自莊十年始見齊師滅譚則小白也以傳攷之齊侯出過譚不爲禮及其入諸侯皆賀而譚又不至故討無禮而滅之果如是譚之罪不至於滅也雖天子且不得滅而況齊乎葉夢得春秋攷

晉女叔齊對平公治杞田之問以爲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得治之

然則晉蓋吞滅之首也固無以正諸侯之相滅也張洽集注襄六年

中國滅夷狄宣十五年潞氏十六年甲氏留吁襄六年萊昭十七年陸渾是也昭十二年晉滅肥以肥子緜皐歸二十二年滅鼓以鼓子鳶鞮歸皆不書者肥鼓嘗服屬於晉既而皆叛晉屬鮮虞非潞氏甲氏之比故告命策書皆主伐鮮虞而不及肥鼓之滅其族微也趙汸屬辭

夷狄滅中國楚滅江六蕭賴陳蔡頓胡吳滅巢徐是也蠻夷相滅楚滅夔庸舒蓼舒庸舒鳩吳滅州來是也定五年楚滅唐不書者唐微國久服於楚邲之役傳始見唐侯柏舉之役從蔡吳伐楚以此見滅莫爲之告諸侯故耳同上

入春秋楚滅漢陽諸姬在齊桓未伯前晉滅耿霍魏在桓伯後告命皆不及魯故史不書而齊桓滅譚遂爲書滅國之始陳氏因謂不書晉楚滅國微罪於伯主其失與二傳均矣趙汸屬辭卷七又

凡曰降曰遷曰取者皆得其國之辭也降者服而臣之也遷者徙以自近也取者有其境土也如是則其國亦滅矣而不謂之滅者以爲附庸存其宗祀也夫侯國之有附庸蓋受之天子詩頌魯侯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孔子云顓臾先王以爲東蒙主末世諸侯并吞寡弱大國多數圻矣春秋惡其得之多術故異其辭焉張大亨通訓

但書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也滅而奔是不能死社稷也執而以歸則失身辱國罪又甚矣方苞直解

見于經者齊滅國二晉滅國五楚滅國十有四吳滅國三衛莒蔡鄭滅國各一虞晉滅國一楚秦巴滅國一自周之衰諸侯相兼并者多矣而自莊以前無一見經者楚則與魯未通也列國則不敢告滅也晉獻武兼國甚多而下陽以外皆不書隱二年莒人入向宣四年魯伐莒取向而向亡不見于經則知滅國而不告者多矣左氏傳曰雖

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于策吳楚之告滅以威中夏也萊之滅齊告之也潞氏甲氏留吁陸渾之滅晉告之也衛之滅邢則邢告也莒之滅鄫則鄫告也蓋邢周公之裔而鄫魯之屬也衛莒滅之不宜以告于魯沈許則陷于楚而與夏不通久矣其滅必蔡鄭告之也偪陽之滅則魯人同役歸而志之也惟下陽虞晉同役而諱遂之滅齊方仇魯告者何國不可得而推矣 方苞通論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春秋於是三者之亡皆書曰滅社稷猶存而君死焉則曰滅狄滅衛胡子髡沈子逞滅是也社稷與君猶存而邑民盡矣亦曰滅虞師晉師滅夏陽吳滅州來吳滅巢是也屠城字荀子議兵始見之蓋以前謂之滅 姚際恒經說○按狄滅衛乃傳語春秋則書入此偶誤

顧氏入國滅國論

公羊曰入者得而不居此徵之秦入滑楚入陳吳入郢魯入邾之事

信爲得之矣然合於此者不可通於彼參合前後反覆觀之而知其非然也隱二年莒人入向無駭帥師入極此爲書入之始考極地在今山東兗州府魚臺縣西近魯之棠地而終春秋極不見經則極爲魯滅明矣莒人入向而宣四年公伐莒取向則向已爲莒邑而隱二年爲莒滅明矣且卽公羊創此例而於無駭不氏又曰疾始滅穀梁又云以滅同姓貶則一傳之中前後自相矛盾如此而謂入非滅乎且秦人入滑而秦不能有後入於晉衞侯燬滅邢而衞亦不能有後亦入於晉同一得而不居也而於秦則曰入於衞則曰滅而謂滅與入有異乎無異乎楚莊縣陳聽申叔時之言而反之鄉取一人焉曰夏州以是爲得而不居信矣楚靈王滅陳蔡而平王復封之亦未嘗遂有陳蔡之國而書曰滅陳滅蔡者何故哀八年宋景公滅曹執曹伯陽以歸殺之曹入於宋爲邑後向魋入于曹以叛此其爲滅斷斷

無疑而反書曰入曹則入與滅無分輕重顯然矣乃公羊創此例於隱二年春秋之始而復回護其說于哀八年春秋之終于宋入曹則曰不言其滅諱同姓之滅也蓋謂魯力能救之而不之救以致見滅爲魯諱然此時魯方自救不暇春秋豈宜厚責其救同姓之滅且欲爲魯諱而反縱釋宋公滅國之大惡于法尤倒置蘇子由氏又謂曹伯陽無道自取滅亡與晉人執虞公不言滅同例則春秋何責曹太刻待宋太寬或又謂曹亡於春秋之終夫子嘗以興滅國繼絕世爲言故於此不忍書滅尤爲穿鑿總之皆誤於公羊之一言欲牽合其說輾轉入於支離也然則春秋之或書滅或書入或書遷者何曰此各就其事實書之耳無他義也固守力屈而就斃則書滅空虛無備而直入則書入空其地易其民毀其宗廟則書遷均爲貶絕之甚辭而要非輕重之所在知此而於春秋之全旨無不合矣 顧棟高大事表論

駁辨舊說

書說 凡滅國直書滅者罪來滅者不責見滅者也著其力屈而亡能死社稷也書滅又書奔者兩罪之責其不死社稷也書滅又書以歸者則名之責其不能死位又無興復之志也奔則不名位或未絶也滅而歸則名之位絶也 陸淳微旨宣十五年 ○春秋滅人之國其罪則一而見滅之君其例有三以歸者旣無死難之節又無克復之志貪生畏死甘就執辱其罪爲重出奔者雖不死於社稷有興復之望焉託於諸侯猶得寓禮其罪爲輕若夫國滅死於其位是得正而斃焉者矣於禮爲合於時爲不幸 胡傳僖十二年 ○滅有三例國滅而其君死之者書滅莊十三年齊人滅遂是也國滅而君奔者書奔齊師滅譚譚子奔莒是也滅其國以其君歸者書歸僖二十六年楚人滅夔以夔子歸是也强大以兵加弱小滅人之國殺人之君其罪不容誅也國滅身死者

非無罪聖人方深誅滅者之罪不得不少緩死者之責故滅而其君死之者但書曰滅不更出死者之名以深罪滅國殺君也土地不能守宗社不能全愛其死而奔亡於外者則書滅書奔罪其不能死社稷也民人爲之有宗祀不能全是不共天之讐而乃苟完一身隨之歸而爲之臣其罪不可勝誅矣故書滅書歸又書名也滅人之國者其罪則一爲人所滅者其罪之輕重有三科焉此春秋所以辨罪惡之深淺而示誅責之輕重也孫覺經解○凡滅國直書滅罪滅者書滅又書其君奔者兩罪之書滅又書以歸又書名者既責其不死又無興復之志也以偪陽子歸不書陸渾子奔楚不書免其罪也胡髡沈盈一戰而身國俱亡也嬰子不名無罪也徐子書名已屈節也以上胡氏皆用啖子之說李廉會通俱見莊十年

駁辨　啖氏以爲凡書見滅者皆罪之何待聖人不宏也當時見滅者皆

小侯弱國雖或政亂失民未在可滅之典周官曰內外亂鳥獸行者則滅之言行如鳥獸內外交亂則人道絶矣故滅之因其敗倫而自絶故也非是則不滅蕭楚辨疑○胡傳用啖說以不名者謂其無罪而見滅名者謂其屈服而出奔非也僖公以前國滅君奔及以歸者俱不名至宣十五年書以潞子嬰兒歸其後君奔及以歸者均名蓋年遠者紀載略年近者紀載詳非褒貶所存也葉酉춘秋究遺莊十年

莊十年冬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左傳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觀左氏所載是以私忿滅人國也昔者湯征自葛始天下信之爲匹夫匹婦復讎也豈爲已私哉王霸之分公與私之間耳黃仲炎通說○孟子言周公滅國五十而天下大悅蓋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先王之政也小白始圖霸

而先滅譚又滅遂遂卒不服而齊人殲焉其亦異於天下大悅者矣而或者以爲軍譚遂而不有諸侯稱寬焉者妄也葉夢得傳

齊桓非特不能興滅繼絶而以私憾覆滅小國其罪大矣張洽集注

○管仲相桓霸諸侯譚有憾遂滅之鄣可取便降之若學聖人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汪克寬纂疏引胡寗

○齊桓圖伯之初滅譚滅遂降鄣遷陽專以威力陵暴小國恐懼天下之諸侯其後雖能存三亡國而功不足掩過矣春秋書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齊師滅譚譚子奔莒則齊桓亦熊貲之爲耳不待貶絶而惡自見矣汪克寬纂疏

○齊桓滅人之國其罪大矣而左氏爲之文其過曰譚無禮也不可以訓程端學三傳辨疑

○春秋之初諸侯擅與取邑者有之而滅先王之建國猶未敢也以傳考之惟晉楚有滅國而無見經者楚則與魯未通晉則雖滅而不敢告也故鄭入許而許叔猶居東偏

齊遷紀而紀季得後丑廟鄰降于齊宋人遷宿皆有所顧忌也

滅國自譚遂始故曰五伯者三王之罪人方苞直解

莊十三年夏齊人滅遂

左傳會於北杏遂人不至齊人滅遂而戍之○齊桓示威小國以脅大國此齊侯之術也然未見救中國之功先恃强以覆人宗社聖人深責之高閌集注○滅譚譏子奔莒著其君不詘也滅遂齊人殲於遂著其民不歸也孟子謂伯者以力服人非心服也力不贍也荀子謂桓公詐邾襲莒并國三十五則所滅蓋不盡書書滅譚滅遂上下一見之也呂本中集解十七年引許翰○北杏之會魯遂皆不至也齊於魯有納糾之憾有敗師之怨比於遂之可疾輕重較然矣然齊桓能忍於魯而會盟之不能忍於遂而殄滅之何歟蓋遂小國也利其易虐則借以立威魯望國也知其難

國則結以爲助凡其恩威異用大牽聽於力放於利而已黃仲炎通說○於此見齊桓無惻隱之心故凡其台於仁者孟子皆以爲假也張洽集注○左氏以爲不會北杏之故夫北杏會者四國而已小國自邾以外無聞焉何爲獨罪遂哉齊桓所求於大國者會而所求於小國者非會也徵兵則兵從索餉則餉入歲朝於庭而爲之役名爲列國而實則外邑也世稱齊桓滅國甚多春秋獨書譚遂者必譚遂之於齊素以列國相抗故滅之以爲小國之威不必怒其不會北杏也張自超宗朱辨義○不書奔者國滅君死之正也滅愈乎奔奔愈乎以歸以歸愈乎執郝懿行說略○遂虞後也陳胡公遂之小宗齊人滅遂故集齊者即爲陳氏何焯讀書記

僖二年夏虞師晉師滅下陽

左傳見圭兵首書門○公羊下陽者何郭之邑也曷爲不繫於

郭國之也曷爲國之君存焉爾○穀梁非國而曰滅重下陽也○邑書滅何也下陽虞虢之塞邑猶秦有嶢關蜀有劍嶺皆國之門戶也潼劍不守則秦蜀破下陽既舉而虞虢亡矣胡傳○書鄭伯入櫟不書入鄭書虞晉滅下陽不書滅虢觀物有要矣高閭集注○非國而曰滅此穀梁發義也而所釋未當林氏曰不曰取者天子之地非諸侯所得取故云滅使若國然得經意矣蓋虢公者天子三公也下陽其所封國邑也畿內之地天子所制不可與列國相爭奪者同文故變伐取言滅與夷狄執天子之使變執言伐同虞晉之罪大矣趙汸屬辭卷十○夏陽滅而虢滅矣虢天子之大臣也虢公鄭伯同爲王卿士而王實私虢定子頹之難虢賞特隆樊皮不臣虢公討罪凡周室之事虢必與焉晉滅虢晉無天子矣馬驌左傳事緯○莊二十六年秋虢人侵晉冬又侵晉荀

息云保于逆旅以侵南鄙非誣也是晉爲報復之師猶情之常而虞與虢無惡忽爲晉先驅是晉之陰謀其罪後而虞之貪賄其惡先也姜炳璋讀左補義　○下陽之滅公羊以爲虢君在焉據左氏則虞虢並滅于五年之冬蓋滅下陽執虞公以告而書虞虢之滅則不告而不書舊史所無雖知其事不能益也方苞通論　○諸儒以爲罪虞是也滅虢滅虞晉之罪春秋欲罪虞故下陽書滅而晉之滅虢不復著其滅虞亦書執虞公而已使書滅虢虞則下陽祇宜書取書取下陽而虞之貪璧馬以自取滅亡不著矣至於晉之滅人國則於書執虞公見之張自超宗朱辨義　○滅者蕩然泯然不復有所留遺之謂猶言屠也故伐國而夷其宗社曰滅言其國遂不復有也邑之所以不言滅者奪彼之所有而歸之於此其邑固自在也今下陽一邑蕩爲邱墟故謂之滅葉酉究遺　○袁

襄案見不書滅鬥晉執虞公○懋按諸家本公穀以爲邑書滅
重邑罪虞也相沿已久趙東山則謂取畿內之地言滅比諸執
天子之使言伐論新而通葉氏酉解滅字亦别並采焉
下陽虢附庸也（從方氏苞說）故書滅（高郵然釋經○郝氏說略同）○懋按方高郝
三家以爲附庸國雖未詳所據而於魯史書滅之例則相符又
與公羊國之也之義相合古蹟難徵以例斷之固可從也
僖五年秋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左江黃道柏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
備故亡○惡桓不能救也十年狄滅溫十二年楚滅黃義同（孫復尊王發微）○楚外受盟于召陵而內懷負固之心至此因王間鄭而
師師滅弦黃弦同壤而黃受弦子之奔楚之滅黃自此始焉桓
公於此時因弦子之奔而率諸侯以討楚復弦豈不足以立威

而制楚與故詳書以罪桓公也張洽集注○江黃之睦於中國非楚之利也故滅弦以孤之使齊人是時能出偏師合江黃以爲之聲援弦必不亡而黃與江亦無後日之患惜哉家鉉翁詳說

僖十年春狄滅溫溫子奔衛

左狄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卽狄又不能於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杜注蘇子周司寇蘇公之後國於溫故曰溫子○案蘇子無信一語左氏自言也蘇子若叛王卽狄豈特無信而已又曰王不能救旣叛王矣何以救爲由此觀之皆不然也程端學三傳辨疑○弦江黃近楚楚滅之諸侯不救以其僻遠也溫實天子之近國而狄滅之不能攘而正之所以病齊桓汪克寬纂疏引杜諤

僖十二年夏楚人滅黃

左黃人恃諸侯之睦於齊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

害我夏楚滅黃○不書奔君死於位也黃仲炎通說○江黃之滅皆不書以其君歸及其君奔者蓋效死以守而待救也故滅不書伐而黃則書伐江則書圍齊不救黃其罪可知晉雖救江所以救之者非其道與不救無異汪克寬纂疏、穀梁傳見齊楚爭盟門

僖十七年夏滅項

左氏謂公未歸而滅項胡傳及諸家多從之公穀以為齊滅者以城楚邱例之於理亦通不書齊者蒙上伐英氏之文也蓋會淮之後齊以淮夷之事委魯統率而自與徐人伐英滅項故僖公經略之久至於九月乃歸爾泮水閟宮之頌皆言魯僖有服淮夷之功其在此役未可知也若胡安國謂滅項為季孫所為是時季友已卒子無佚早亡行父年尚幼稚然則滅項之季孫何人邪[illegible]家○外事各言其國內事不言我外事如齊師滅譚

齊人滅遂之類是也內事則取汶陽田取鄟取邿之類是也汪克寬纂疏引陳岳○胡氏謂經未有書外滅而不言國者如齊師滅譚是也亦未有書內取而直言國者如取鄟取邿是也由是知項爲魯滅其辨公穀之謬極是但以爲季孫所爲故書滅則未安僖公時政未下移且行父幼稚安能擅兵滅國蓋魯宋因桓志之衰故牡邱會罷而宋伐曹淮會罷而魯滅項耳方苞直解○按項係陳州府項城縣北距曹五百里齊更在曹北去項甚遠而魯去今項城縣尙全隔歸德一府宋實介其間項地居宋之西南魯不假道於宋無由滅項也意宋襄此時窺齊桓之衰急於代齊霸故牡邱會罷而宋即伐曹旋即誘魯滅項欲分罪於魯以撓伯略耳顧棟高三傳異同表○孰滅之齊人也不言遂踰時也羅喻義野編○英項皆楚與國齊桓伐英滅項以報婁林之役承上文故不再

舉齊也或以爲魯滅季孫所爲非也行父尙稚年未專國政焉得擅爲此事朱睦㮮諸傳辨疑○取鄟取邿皆魯近國魯未能興師踰遠而滅項也公穀以爲齊滅之是也牛運震傳○項與沈隣項當即今之項城縣沈當即今之沈邱縣俱屬河南陳州陳州即陳國也距魯實遠魯越滕郯徐蕭而滅項何利於己乎公穀之說不爲無徵矣又如襄十年書遂滅偪陽于諸侯會柤之下昭四年書遂滅賴于楚子及諸侯伐吳殺慶封之下故皆書遂以著其滅國之罪此滅項于齊徐伐英氏之後如書遂滅項則似齊與徐滅之而諸侯同滅人國之罪不著矣而又不可復舉諸侯滅項之文故但書滅項以著桓與諸侯之罪而未可疑於不書遂爲魯滅之也張自超宗朱辨義○公穀謂不言齊滅爲桓公諱非也齊桓雖賢滅項非合義安得爲之諱且春秋豈可爲齊諱而使魯

受惡名顧棟高本啖子說○齊伐英氏今之英山項今之項城自英還師而北因滅項耳王夫之稗疏○左氏謂齊以滅項止公非也魯齊姻也又最相親狄滅温齊不問宋伐曹齊不討而乃以滅項執魯君乎方苞直解郝懿行說略○項英氏並淮夷與國一伐一滅皆服淮夷之迹也蓋齊桓東畧淮夷旣遣其臣合徐伐英氏復遣魯臣專滅項之役不言孰滅大夫將也與四年及江人黃人伐陳同文而彼有江黃故書及此特將故直書事也或以爲齊徐滅之則繼事宜書遂如會柤滅偪陽之例以爲諸侯滅之則離事宜凡舉以爲公滅之則會淮之後閒以齊徐不得緣上以爲魯自滅國與會淮無涉則項去魯千餘里不能越國鄙遠滅之何爲而公在外叔季方卒孰主其事邪四者均與事辭不合故從是說而魯頌言服淮夷亦於是可攷焉高澍然釋經○愚按高氏說於

書法於情事極合可合彙纂兩說而折衷之矣方顧之說猶未的也○又按楷衡衆說三傳皆有得失左氏以爲魯師是也以爲內卿專兵齊兒討而止公則非也公穀以爲齊滅亦是也以爲不言齊滅爲桓公諱則非也以會檉後繼書城楚邱召陵後繼書伐陳之例比之斷爲魯受齊命可爲定論矣

僖二十五年春衛侯燬滅邢

始則邢連狄以伐衛固可罪矣今衛遂舉兵滅之抑又甚焉高閌集注○衛之讐狄也非邢也邢衛親則兄弟勢則輔車可以捍狄藩衛乃自去其蔽而爲狄所快春秋所惡也張溥列國論○邢衛皆爲狄所滅而邢遷夷儀衛遷楚邱齊桓皆城之則二國本宜協力拒狄互相拯援而前十八年邢反挾狄以伐衛圍菟圃及狄退而邢獨留師不去則邢惡過矣越明年衛乃伐邢報菟圃之

役求得志于邢又明年齊孝因邢欲報衞盟狄於邢以謀衞則邢實爲主而狄反爲客於是衞文用閒使大夫禮至昆弟先陰仕于邢以爲內應而後一舉滅之毛奇齡傳○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允於魯相關魯不能請於大國存其社稷亦罪也衞滅同姓爲伐本魯不救同宗爲無親姜寳事義全考○愚按衞燬滅邢書名三傳以爲滅同姓葢據傳文惡其使禮至仕邢陰謀以取人國故劉氏倣此諸秦穆謀鄭張氏洽例以楚虔誘蔡也然戴記滅同姓名之語本出於漢儒而春秋實無此例諸家辨說見另門朱子謂諸侯滅國未嘗書名今經文只隔夏四月癸酉一句便書衞侯燬卒恐是傳寫之誤此說是也葉夢得亦取之

僖二十六年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左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秋楚成得臣鬭宜申帥師滅夔以夔

子歸杜注夔楚同姓國祝融高辛氏之火正楚之遠祖也鬻熊祝融十二世孫○楚祖鬻熊夔祖熊摯夔於祀典不得祀祝融與鬻熊也楚以是責而滅之貪而不義其罪大矣張洽集注○夔子不名與弦子同不以有罪無罪論春秋書此見彼殘滅同姓之國楚勢張甚耳焦袁熹闕如編○楚書人夔子不名辨各見另門

文四年秋楚人滅江

左楚人滅江秦伯爲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江之不祀晉襄之無遠謀也張洽集注○江之滅晉之恥而處父之罪也方江受圍乃以區區之師伐楚欲楚兵釋江以自救宜其不能撼楚而致江之滅也趙鵬飛經筌○公羊云入不言圍書其重者黃書伐而江書圍著齊晉之不能救也江黃之君不書奔不書以歸則能固守待援而死於其位矣汪克寬纂疏

文五年秋楚人滅六

左六人叛楚即東夷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冬楚公子燮滅蓼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鄭滅須句楚滅六蓼須句司太皥之祀六蓼實皐陶之後此皆先王所封諸侯唐虞三代綿延不廢何故纔入春秋便見屠戮蓋向時聞有聖賢之君相與維持故得世守其國祀至此先王德澤既斬故先王之諸侯亦不能自存此最見得天下大勢呂祖謙左傳說○楚若滅蓼經當書之若曰不赴滅六何以赴若曰聞其事而史書之則臧文仲兩聞之矣魯史安得不書魯史既書其事既同孔子安得例一筆一裁皆所不解者也程端學三傳辨疑○上古建國入春秋而後蕩滅無遺蓋不獨周綱解紐自古聖王之政教至是盡廢故不足以相維持也日講解義

又十六年秋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左楚大饑戎伐其西南又伐其東南庸人帥羣蠻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蔿賈曰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使廬戢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師叔曰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馹會師於臨品分為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胡傳謂庸有取滅之道楚不稱師蓋滅楚之罪非也啖氏曰直書滅罪來滅者其於見滅者言力屈而死故也今直書滅庸是罪楚不罪庸矣又曰凡書滅又書其君奔者則兩罪之攷莊十年齊滅譚譚子奔

首是兩罪之也而齊反稱師莊十三年齊滅遂不書其君奔是專罪齊也而齊反稱人安見稱人不稱師爲滅楚罪乎 彙纂案

宣八年夏楚人滅舒蓼

見吳楚交兵門吾楚爭盟門土地名門○杜氏以爲二國非也果爾則宜如晉滅甲氏及留吁書及 高澍然釋經

宣十二年冬楚子滅蕭

左楚子伐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楚莊入陳伐鄭敗晉滅蕭憑陵諸國甚矣左氏於滅蕭向歸曲於蕭之殺二囚而歸善乎楚之拊三軍大抵左史楚人而左傳多楚人之言也 黃震日鈔 ○蕭既滅亡必無赴告蓋楚莊既服陳鄭挫晉師遂有鞭笞天下之心故以滅蕭告於諸侯以相讋攝耳 日講解義 ○傳言潰而經書滅傳聞異也胡傳以滅陳因討

賊未滅而書入入鄭因退師未滅而書圍至是强暴赦其罪不得故書滅也非也圍入潰滅事之實也變易事實以爲襃貶豈傳信之書 方苞直解 ○蕭書滅則國也其後爲宋邑辰佗强地入蕭以叛豈楚滅之不能有其地猶屬於宋歟 高斟然釋經 郝懿行說畧

宣十五年夏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左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伐之荀林父敗赤狄於曲梁滅潞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赤狄未嘗侵掠晉境而恃强暴以滅之不仁甚矣且伐國討其罪人斯止矣爲晉計者執酆舒轘諸市安定潞子改紀其政而返則諸狄服疆域安矣今乃利狄之土滅潞氏以其君歸何義乎 胡傳 ○晉侯欲伐狄諸大夫皆以爲不可而伯宗乃曰必伐之後之入或者將敬奉德義而申固其命若之

何待之嗚呼是誠何心哉其爲謀不過陵弱畏強耳晉侯以是賞桓子士伯又獻狄俘於周君臣之間矜然德色可歎也已呂大圭或問○胡氏謂上卿爲主將畧稱師者著其暴也滅而舉號及氏者滅見滅之罪甚滅之者之不仁也潞嬰兒不死社稷而書爵免其責也不知稱師稱將各從來告書師不必皆暴書將不必皆仁言潞氏而不言赤狄無以辨其種言赤狄而不言潞氏無以辨所滅故曰赤狄潞氏耳豈謂滅其罪甚其不仁乎書爵亦滅而見執之常例戎蠻子書爵豈亦免其責乎徐庭垣管窺

宣十六年春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左傳杜注見書狄門○甲氏潞之餘種留吁其殘邑也伯𥸤征徐夷東郊既開而止宣王伐玁狁至於太原而止必欲盡殄滅之無餘豈仁人之心王者之事乎胡傳○按胡氏以稱人爲貶士會非也辨見書人門○

楚禍逼人晉乃貪拓地於狄以自肥規模如此其何能伯程端學本義引王貫道○自此以後滅國以君歸皆名世近紀載詳也葉酉究遺

成十七年冬楚人滅舒庸

左傳見吳楚交兵門○見楚之拓大彊埸日侵中國也趙鵬飛經筌

襄六年秋莒人滅鄫

左鄫恃賂也○昭四年書取鄫此而言滅者蓋莒滅之以為附庸爾孫復尊王發微○病晉悼也晉為盟主受魯之託乃不能庇一鄫烏在其為盟主也趙鵬飛經筌○鄫懼莒而求庇於晉晉與之為戚之會矣坐視其滅而不問伯業所以卑也程端學本義○四年公如晉請屬鄫晉以鄫屬魯其冬邾人莒人伐鄫臧孫紇救鄫侵邾敗於狐駘五年穆叔覿鄫太子巫於晉九月會於戚穆叔以屬鄫為不利使鄫大夫聽命於會六年莒人滅鄫晉人來討季武

子如晉謝亡鄫此左傳鄫事之本末也李廉會通

公羊此年無傳五年傳云莒女有爲鄫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按五年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傳曰叔孫豹曷爲與之俱蓋舅出也莒將滅之故相與往莒女有爲鄫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注疏謂巫者鄫前夫人婁公母姊妹之子也俱莒外孫故曰舅出鄫更取後夫人于莒而無子有女還嫁于莒有外孫鄫子愛後夫人欲立其外孫爲鄫嗣故巫以前母之子如晉訟之穀梁曰非滅也立異姓以涖祭祀滅亡之道也此蓋因昭四年書取鄫以爲今若滅之不合如此所以云立異姓也案莒今滅鄫以爲附庸後魯取得之何妨書取鄫乎且定六年鄭滅許哀元年許復見經則鄫之滅而再見亦何足怪若鄫人實取外孫爲嗣罪在鄫非莒之過經當如梁亡之類書鄫亡不得書滅陸淳纂疏引趙匡○陸氏所駁是按二傳之意蓋莒人欲立其子鄫不從莒遂滅之非立異姓爲後也朱睦㮮諸傳辨疑○莒以兵滅之也故晉人來討曰何故亡鄫若謂以異姓

爲後而自滅其嗣書曰滅鄫矣豈有以舅出爲後之事而指之曰滅者哉楊于庭質疑○公穀立異姓之說太疎矣獨不思去年莒鄫世子巫是時鄫子尚存世子早定乎借曰立異姓猶當存其國之虛號春秋於鄫子朝聘會同能廢而不書乎而自後不復見則國滅明矣童品經傳辨疑○莒人滅鄫經文甚明襄八年莒以疆鄫田代魯東鄙則鄫爲莒滅無疑也左氏以爲鄫恃賂盟鄫之託魯必有賂而魯不終其託故爲莒滅耳公穀以昭四年取鄫遂疑鄫未嘗滅而有立異姓之說趙氏匡駁之精詳故不取二傳彙纂案○此條胡傳從公穀案左氏前後載莒滅鄫魯取鄫之始末情事瞭然公穀之說不知何據鄫取莒公子爲後罪在鄫不在莒不正鄫之罪以爲立異姓亡宗祀之戒而乃以滅國之罪加未嘗與謀之莒用法可謂不平矣聖人有是哉顧棟高三傳異同

○經明言滅鄫公穀之說固誣即云莒取之爲附庸亦誤蓋爲附庸宜從徐人取舒例書取今書滅則直邑之也 高澍然釋經

又

冬齊侯滅萊

左萊恃謀也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堙之環城傅於堞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正輿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陳無宇獻萊宗器於襄宮晏弱圍棠滅之遷萊於郳○公羊不言君奔國滅君死之正也○呂氏曰晉悼爲盟主而莒滅鄫齊滅萊莫之恤也愍謂晉文叔齊對平公之問晉蓋吞滅之首也固無以正諸侯之相滅也 張洽集注○許見前總論○齊圖萊久矣自宣七年伐萊自是遂滅之 高閌集注○晉文襄之世諸侯無敢相滅者成景以後開地於狄數滅小國故雖悼公復霸不能禁諸侯之相滅 山講解義

襄十年夏遂滅偪陽

左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諸侯之師入於偪陽荀偃士匄請班師知伯怒五月庚寅荀偃士匄卒攻偪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書曰遂滅偪陽言自會也以偪陽子歸獻於武宮謂之夷俘偪陽妘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又見晉楚爭盟門）○左氏以爲禮夫擅滅諸侯又擅以其地予人罪孰大焉謂之禮何哉（劉敞權衡）○偪陽國及相地皆在沛縣乃吳入北方之要衝悼公蓋謀通吳也齊桓之霸滅譚滅遂降鄣遷陽晉文之霸執曹伯遂衞侯悼公之霸滅偪陽皆功不揜過（汪克寬纂疏）○晉自主霸以後未嘗滅國偪陽必介吳晉之間而附楚者故因會吳滅之而特書於諸侯之冊也觀左傳獻俘之辭可見（方苞直解）

襄二十五年秋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左傳見吳楚交兵門○楚不能制吳而殘暴小國以逞其敗衂之憾春秋惡之家鉉翁評說

昭四年秋楚子等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

左楚子以諸侯伐吳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輿櫬從之造於中軍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遷賴於鄢○家氏說見書遂門

昭八年冬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

左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孫吳偃師之子惠公冬滅陳使穿封戌爲陳公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且陳氏得政於齊而後陳卒亡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

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楚宜誅罪人立孫吳而返今乃先滅其國縱首惡而殺其黨蓋志得國不在討賊也姚舜牧疑問○不書圍張說見下條○愚按舊說楚虔本懷滅心非有討賊之義故先書滅與楚莊先書殺後書入異竊意兩事異文是其事之先後不同耳不必曲生義又以後書陳災為不予楚滅亦非

昭十一年冬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左楚子滅蔡用隱太子於岡山○既書滅蔡矣又書執蔡世子有者世子無降服之狀強執以歸而虐用之也胡傳○春秋書滅國多矣未有如此其暴者詳其始末而記之書誘書殺書圍書執書用深惡之也汪克寬纂疏引師協○楚虔圍蔡頓兵八月蔡城守不下則以世子有不肯服也城陷就執虔忿其淹楚師也執歸用之經詳其事窮楚惡也程端學本義引趙與權○前圍陳未逾時則書滅

不書圍此逾八月而間有事故旣書圍而又書滅 張自超宗朱辨義

昭十三年冬吳滅州來

左傳見吳楚交兵門○州來近楚小國楚嘗取以爲附庸及茲楚亂吳遂出其不意滅之 汪克寬纂疏引王葆

昭十七年秋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左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萇宏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君其備之乃警戎備九月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於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周大獲○陸渾自秦晉遷之伊川膺而遠之豈無其道與猶草薙使無遺育過矣況晉旣滅潞氏又滅甲氏留吁旣滅衆又圍鼓今又滅陸渾肆欲于戎狄而楚之橫行曾莫之問謀左甚矣 洪咨夔春秋說○僖二十

一年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非戎人侵犯王畧自外居內也寄游內地歷歲滋久不聞爲中國患而荀吳忽襲滅其國慘矣若謂其貳於楚則諸侯莫不皆貳何獨於陸渾有伐乎家鉉翁詳說

○罪之也無王命動大衆不顧郊甸之震驚不貶而見矣王樵輯傳

○使非萇宏先見戎備素警則爲王室之震驚也大矣王錫爵日錄

○晉不能乘虔弒比殺之時合諸侯以弱楚而徒區區殘滅貳楚之戎又況動干戈于王畿之側尤爲不義張自超宗朱辨義

昭二十四年冬吳滅巢

左傳胡汪說見吳楚交兵門○杜氏曰巢楚邑非也勝國曰滅君死其位曰滅國大而君重也書曰巢伯來朝巢爲諸侯審矣非楚邑也劉敞權衡○巢吳楚閒小國楚取之以爲附庸汪克寬纂疏引王樵

○傳吳滅巢及鍾離鍾離不書告辭畧杜注

昭三十年冬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左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十七年奔故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大封與士田定其所徙之居吳子怒冬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吳以徐不執二公子而使之奔也一怒之間殺其師而滅其國奔其君而絕其祀虐之甚者湛若水正傳○按先儒以書名爲貶徐子之既服而奔也辨見另門

定四年夏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左沈人不會於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齊桓先侵蔡而後伐楚故小者懷大者畏今此先侵楚而後滅沈故大者不服而小者不懷汪克寬纂疏引項安世○書滅沈於會召陵之後盟皐鼬

之前責蔡也亦責晉也晉大合諸侯辭曰伐楚不能損楚之毫毛乃以沈子不會命蔡伐之伐之猶可而蔡不道襲而滅之慘矣故書滅書殺以正其罪（家鉉翁詳說）許頓胡沈皆從楚小國三國從蔡歸晉會召陵沈獨不會畏楚也晉不能制楚乃遷怒於小國使蔡人甘心焉其後頓胡亦滅於楚不從者吾滅之從我者吾不能全之是召陵之會徒以亡三小國而已（趙汸屬辭）○沈屬楚未始通晉何以責其不會且會於召陵者衆矣何能爲哉不能制楚而逞虐小國晉之罪也滅其國執其君公孫姓之罪也蔡君屢殺於楚乃効尤而殺沈子蔡侯之罪也書滅書殺哀沈子也惟書以歸則病其不能死位耳（御纂直解）○召陵甫會皋鼬未盟晉即怒沈命蔡何以用師若是之遽邪使蔡無怨于沈何以滅其國而殺其君若是其毒邪是必沈嘗倚楚肆虐於蔡也

觀於文三年晉以六國之師伐沈則沈必恃楚而強爲晉之所不悅故蔡人無忌於君之在會而致師於沈滅其國殺其君以絕楚而悅晉也春秋書之所以罪蔡而兼惡晉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定六年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見鄭滅許門〇沈不受命而使蔡滅沈許已受盟而不能禁鄭滅許知晉之失諸侯矣呂本中集解引許翰〇李氏曰滅當作入蓋字誤也按哀元年十三年書許與兵卒葬知未滅也朱睦㮮諸傳辨疑

定十四年春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左頓子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楚滅頓〇頓盡楚之與也世役於楚定四年晉乘楚亂合諸侯而侵楚頓亦叛楚而從之雖十八國之君不能損楚之一毛而頓子胡子皆因是而滅趙鵬飛經筌〇楚至是始戢諸侯無從楚者而陳猶比而從之春秋書楚陳

連兵誅楚而罪陳也（家鉉翁詳說）○書陳佗人于楚結之下見楚之滅頓實陳之所主也（姚舜牧疑問）○柏舉既敗楚威始戢陳助楚滅頓自是楚威復振滅胡圍蔡克戎蠻以通少習脅晉而晉至以京師事楚越十有八年及湣公之身而爲楚所滅矣春秋書之以罪楚之肆虐而陳助彊滅鄰實自斃也（日講解義）○楚固怒頓之附晉而陳遂助楚不顧皐鼬之盟其罪均矣（張自超宗朱辨義定十三年）

定十五年春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左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又不事楚楚滅胡○召陵之會頓胡之君皆從侵楚去年滅頓今年滅胡蓋吞噬小國以快其宿憾也（家鉉翁詳說）○頓胡世屬楚四年晉會召陵二國始歸晉爲晉所誤兩書滅深罪晉也（毛奇齡傳）○江黃從齊而楚滅之齊不能救頓胡從晉而楚滅之晉不能救小國何利

於內屬哉故書楚子滅頓楚子滅胡皆以罪中國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不書滅紀不書滅公穀說辨　徐取舒恕詞辨　執虞公不言滅諸說辨　宋入曹不言滅諸說辨

隱二年夏莒人入向

宣四年公伐莒取向盡自莒人入向至是遂爲莒邑而其滅不見於經故知春秋之初滅國者多不告也方苞正解宣四年

隱十一年秋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使許叔居之故不言滅杜注

莊四年夏紀侯大去其國

以國與季季奉社稷故不言滅大去者不反之辭杜注○其不言滅何未至乎滅而去也劉敞傳○晉滅虞而修其祀紀侯去國宗社猶存于酅故經書紀叔姬歸于酅待之猶國也是二國皆不書滅宗社未絕故也蕭楚辨疑○齊於紀晉於虞虢皆存其祀祀存

則非滅或見經不書滅以爲賢襄公責虞公夫以齊襄而賢之移晉罪以罪虞公其非聖人之心必矣（李光地榕村集）○公羊云不言滅爲襄公諱也何賢乎襄公復讐也襄公之遠祖哀公亨乎周紀侯譖之以襄公之爲此者事祖禰之心盡矣遠祖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讐乎雖百世可也案春秋復九世之讐聖人何嘗有此意公羊之說全無義理無足深辨（顧棟高三傳異同表○案劉原父蘇子由俱駁公羊）○公羊非也春秋於紀事歷記其求庇王室求救宗國而卒不能庇之救之則其恤紀惡齊傷王室之卑痛宗國之弱爲何如者而謂賢齊襄而予之乎（毛奇齡傳）○穀梁曰紀侯賢而滅不言滅而曰大去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非也改齊之滅紀爲紀侯自去則齊襄之惡得以匿矣（程端學辨疑）○紀以鄰人齊請後五廟本不滅安得言滅若滅而言大去是反諱滅之罪矣（葉夢得穀梁傳讞）

莊十年春宋人遷宿

范氏蘇氏說見書遷總論

閔二年春齊人遷陽

義同上遷宿

又　冬狄入衛　愚按詩載馳疏以君死于位曰滅解左傳滅衛之語未的如昭二十三年傳例君死曰某君滅不曰滅某也此惟當從經不必曲為傳解

懿公雖死於戰然狄人去之而不有戴公文公皆在焉則非滅也入而已　葉夢得春秋考　○衛立戴公而齊成之衛未絕也故不言滅　趙汸集傳　○實未滅也詩載馳歸唁衛侯弔其失國而已非滅也而曰言至于漕則衛侯在漕安得云滅　熊過明志錄　○汪張說見書入

僖三年夏徐人取舒

凡得國不言滅者不絕其祀也　陸淳纂例引趙匡　○舒楚附庸徐取之使爲徐也不言滅宗祀存也　孫覺經解　○趙氏曰凡得國而不書滅

者不絕其祀也愚謂先王建國而諸侯取之罪不容誅矣但比之滅國爲少間耳程端學本義○外書取國惟此左氏公羊皆以爲易赦氏以爲不絕其祀也夫用兵雖有難易而滅人之罪無重輕何得以易而減其滅罪乎以爲不絕其祀則書降書遷足矣以爲舒自取滅亡則書潰書亡足矣何得稱取李廉會通○按李氏以上所駁是矣而其斷辭以爲徐始見經而得書人滅國而書取是未滅之辭故先儒林氏以爲舒者楚之黨徐人取舒爲齊桓通伐楚之徑春秋以其效順故書人書取則誤也郝氏駁之見下○取者取爲附庸也或曰書取者怒辭爲其奉霸令披楚黨也非也實滅言取豈春秋乎郝懿行說略○先儒以爲滅按文十二年傳有舒子平則舒未滅也蓋取爲附庸故曰取高澍然擇經○又詳見書取總論

僖五年冬晉人執虞公

左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

必從之晉不可啟寇不可翫一之爲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吾哉對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將虢是滅何愛於虞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晉侯圍上陽冬十二月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而脩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公羊曰其言執之何不與滅也滅者亡國之善辭也非也不絕其祀故不書滅耳陸淳辨疑引趙匡、尋云修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此蓋釋所以不言滅修虞祀若紀季後五廟之類齊履謙統紀○晉人蓋修其祀而不以滅告也不告滅因不書滅然其實已滅矣下陽書滅虞公書執以此於滅國執君之例則兩國之亡俱見焉彙纂案○虞虢之滅不

亦於經故三傳各爲之說然舊史從赴告啖氏曰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于策舊史所不書孔子不得而益也虞虢小以滅告而所告獨執虞公耳日講解義○滅夏陽執虞公晉人必將有辭以告於諸侯故得而書之也滅虢滅虞晉人諱其事而不告故不得而書之也李光地榕村語錄○虞虢之滅不書不告也晉武獻兼國如霍揚韓魏之屬無一見於經況虞虢屬尊位重畿內三公晉首敗宗盟滅畿內同姓故以修虞祀歸職貢之辭自飾其不肯以滅告明矣方苞直解○突入櫟而鄭舉矣入鄭不書不告也下陽滅而虢舉矣滅虢不書不告也虞不書滅亦不告也傳曰脩虞祀歸職貢于王則不以滅告可知不言以歸亦不告也郝懿行說略○按伊川曰不言滅自取也陳止齋曰不言滅以爲晉人徒執其君焉爾而虞自亡也劉原父曰不言滅虞之滅

於晉久焉非一日之積也趙東山曰諱滅天子寰內之國也汪氏克寬曰下陽不當書滅而書滅虞當書滅而不書滅下陽者虞虢之捍蔽下陽失則虞虢亡書虞師同晉滅下陽著虞之自滅也書執虞公不言滅以虞之滅不必待此時也皆未是○張氏洽說見下條蕭氏說見上紀侯條張氏自超說見前滅下陽

僖十九年冬梁亡

左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公羊其言梁亡何自亡之也其自亡奈何魚爛而亡也○穀梁自亡也湎於酒淫於色心昏耳目塞上無正長之治大臣背叛民爲寇盜梁亡自亡也○梁君隆刑峻法百姓一旦相率俱去狀若魚爛魚爛從內發故云爾何休○秦取人國沒而不

書者乘人之危惡易見自取亡滅者其事微春秋明微也胡傳○

變文以自取滅亡者有二晉人執虞公猶言兵已加於𦕈而不

知也梁亡言國自亡而不覺也張洽集注○舊史以傳聞書也秦取

之不書不告也時秦魯尙未通也凡滅國勝者或告克焉梁自

潰而秦取之梁亦必不告於他國也方苞直解○按方說勝胡傳

僖三十三年春秦人入滑

見書入門○白秦人滅滑而滑或屬周或屬晉或屬鄭屬周者

曰馮滑屬晉者曰虛滑屬鄭者曰費滑蓋滑介于周鄭之間仍

爲附庸於晉鄭故至戰國而郯邳繒費猶號小國之君曹滅于

哀之八年復見于哀之十四年宋向魋入于曹以叛杜注曹宋

邑非也蓋宋雖滅曹仍爲附庸于宋故至戰國尙有曹君然則

曹與滑皆滅而仍存者也故春秋言入不言滅惠士奇春秋說

定四年冬吳入郢

楚君尋反國國不絕祀故不言滅陸淳辨疑引趙匡　○穀梁曰何以不言滅欲存楚也非也楚實未滅豈春秋固存之哉劉敞權衡

哀七年秋入邾以邾子益來

不言滅者明年魯復邾子故也蘇轍集解

哀八年春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公羊曰不言滅諱同姓之滅也非也此時魯自救不暇春秋豈以不救同姓之滅遂責之且責魯不救而諱曹之滅縱失宋公之惡反責無罪之魯甚無理也劉敞權衡　○楚滅蔡衛滅邢春秋不諱公羊之說非也李廉會通　○或謂滅者亡國善辭上下同力曹亡與虞同故不書滅言自滅也按曹之與虞事既不同書法亦異雖以例觀或又以為曹亡於春秋之終夫子與滅繼絕之心不

忍言滅義失之巧鄭玉闕疑○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與公伐邾入邾以邾子益來其文實同而傳者皆以爲實滅而書入非也宋入曹與楚入陳狄入衛無異入其國虜其君然未墟其宗廟毁其社稷故不書滅也趙鵬飛經筌○不曰滅不以滅告也凡滅國而弗有其地者不以滅告故狄入衛吳入郢公入邾以邾子益來皆不言滅宋入曹以曹伯陽歸而鄭方救曹侵宋宋人猶未敢言滅而有其地也故不以滅告趙汸集傳○傳言滅經書入蘇轍因謂不言滅自滅也夫曹久困於宋非有大惡不幸而亡與諸國之滅無異何獨文致其罪以爲自滅盡取其地而不絕其祀故止書入御纂直解○不絕其祀故不以滅告日講解義）虞不書滅晉存其祀而不以滅告也宋之入曹或亦當然孟子時猶有曹交爲曹君之弟則戰國之世曹尚未亡蓋滅而復存如陳蔡許

之類彙纂案○毛氏說見書入惠氏說見前入滑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一終